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四十五回 忠僕訪信河陽驛 賭奴撒潑蕭牆街

卻說譚紹聞同滿相公一車兒進了開封城。到了盛宅門首，眾家人連忙迎進道：「回來了，辛苦，辛苦。」滿相公跳下車來忙謝道：「掛心，掛心。」兩個昆班教師也下的車來，譚紹聞也只得下車。眾家人已知那兩個是教師，後下車的一個年幼美貌的，只當是連蘇州旦角兒也接的來。細看卻是譚紹聞。眾皆愕然。滿相公讓著一同進宅，早有人報知盛公子。盛公子飛風兒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卸車，卸車。」到了二門，卻撞著譚紹聞，盛公子也顧不的問個來由，只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先到東書房坐，我去看看車去。」譚紹聞跟定滿相公同到了東書房。滿相公一聲喊洗臉水。只聽盛公子在外急口吩咐道：「作速卸車，我先看看蟒衣鎧片女衫子何如。」吩咐已畢，來到東書房。進門來，譚紹聞為了禮。滿相公也去作揖，盛公子連聲道：「多事，多事。」滿相公只得住卻。兩個教師磕了頭，盛公子就問起戲上話來。須臾，寶劍兒、瑤琴兒一班家人，抬來棕箱皮箱，盛公子叫作速打開，看起戲衣。又與滿相公談論絲絳花樣，講起價值秤頭來。譚紹聞吃完兩杰茶，說道：「我要回去哩。」盛公子道：「你且再坐。」譚紹聞本來自己沒興，見盛子只是一心戲子戲衣，並未問他自何而來，心中好生沒味。又坐了一會，說：「我果要作速回家哩。」盛公子道：「你忙的是什麼？你再坐一會兒，我還要問賢弟話哩。」扭過頭來，又問起兩個教師，你會幾個整本將起來。譚紹聞羞中帶個怒意，起身要去，盛公子道：「也罷，我送賢弟。過幾天串成了頭一本，我請賢弟來看戲。不許不到。」滿相公跟著盛公子送客，盛公子送至大門，一拱即回。譚紹聞與滿相公說了一會話，致謝攜歸之意。卻早寶劍兒跑了出來，催滿相公作速回去說話。原來盛公子一向也不知譚紹聞外出，今日也不知與滿相公同車回來，只覺得走了一個客，一發好說那戲上的話。正是：

仰面貪看鳥，回頭錯應人。

且說譚紹聞出了盛宅，單單迂道繞路而行。走了些小巷，跳了些菜園，曲曲彎彎到衙口，三步兩步進了自己後門。

王氏正在樓下哭哭啼啼想兒子，猛可的見紹聞進來，既驚且疑，說道：「兒呀，是你？」揉揉眼淚，仔細一看，果是兒子。又道：「你上那裡去了這些時？這是你爹爹不在了，你竟是要閃我的。」扯住衣襟，又放聲大哭起來。譚紹聞因累句受苦，今日歸了自己窩巢，也哭了起來。冰梅、趙大兒、老樊婆聞聲都已來到。雙慶兒、德喜兒、鄧祥、蔡湘也喜主人回來，齊到樓院來看。

孔慧娘出的東樓，眾人閃開，到了堂樓下，王氏仍哭個不住，聲聲道：「我守寡的好難煞人呀！」趙大兒、樊婆也不住的用衣襟子拭淚。冰梅只是把興官推與王氏，說：「你叫奶奶不哭罷。」惟有孔慧娘通成一個啞子樣兒。此非是孔慧娘眼硬不落淚，正是他識見高處，早知此身此家已無所寄了。

王氏略住了哭，道：「大兒，樊家，備飯與大叔吃。」譚紹聞將近一月半光景，那曾有可口如意的飯來，今晚到家，才吃了個妥當。黃昏時，王氏糊塗塗教訓了半更，各自回房睡了。

次日日上三竿，譚紹聞方才起來。家中別無所忌，惟怕見王中的面。然到家半日不曾見王中，卻又心中生疑。慧娘、冰梅面前也不好詢問。趙大兒東樓取茶杯，譚紹聞因問道：「您家王中哩？趙大兒道：「他往河北尋大叔去了。」紹聞無言。要問王中因何上河北去尋人？這有個緣由。原是自紹聞去後，王氏著鄧祥去南鄉把王中喚回。王中詳問了范姑子請寫募引的情由，將范姑子具稟本縣程公。程公問了，范姑子抵死不敢說出紹聞被張繩祖請去那一段內情，緣范姑子使了夏逢若轉托銀子四兩，恐怕受賄情重。此是范姑子刁處。程公南陽公出，此事便丟的鬆懈。王中心下著急，無法可施。欲向地藏庵再訪確信，范姑子堂上受辱，腹中懷鬼，把庵門用石頭頂了，再叫不開。王氏叫寫招子，張掛四門。王中細想，家主走脫，難說一個僕人敢寫招子貼在通衢不成？且張揚出去，與家主臉面有礙，後日難以做人。此事萬不可行。料定主人定是貪賭戀娼，必然不曾出城，遂檢可疑之地，每日細心查訪。

一日，王中心生一計，叫來雙慶兒說了。雙慶兒直往張繩祖家說道：「俺家大叔，在此丟了一條汗巾兒，叫小的來取。」這是出其不備的好法子。怎知這張繩祖因盤賭逼走了人，且係程公取的儒童首卷，又怕弄出人命干係，早已囑咐老賈以及手下人等，咬定牙說：「半年來譚相公並不曾到此。」話俱套通，所以答應雙慶兒的話，上下俱是一色。雙慶回來說了，王中就有幾分不再向張繩祖身上疑影。

若說在盛宅窩藏，已知會王隆吉去蹤跡幾回。況希喬這半年只是招募挑選生、旦、丑、末，不像留客在家光景。王中又著雙慶兒細查夏鼎腳蹤，卻見每日在街頭走動，他家裡又不是窩藏住人的所在。王中胡算亂猜，做夢兒也打算不到亳州上，心中只疑偌大誠內，也是納污藏垢之聚會。不得已，結識些平日不理的破落戶，市井光棍兒，婉言巧問，想討個口氣兒。竟也得不到一絲音耗。

忽一日宗師行牌，自河北回省，坐考開封。王中料主人必出應試。不料考開封一棚，亦不見紹聞回來。這王中才急的一佛出世，把少主人的生死二字晝夜盤算起來。無可奈何，竟每日街頭巷尾茶棚酒肆中，如元旦撥勺聽靜一般，單單聽個話音兒。

一日在府衙門街經過，見一酒館內有兩三場子吃酒的。王中心裡一動走了進去。要了一壺酒，擎著杯兒聽人說話。又見一個背包袱的進來，一場子吃酒的都起來拱手讓坐，一團兒坐下。說了一陣江湖上套話，那人忽道：「我前日在河陽驛，見了一宗拐帶人命事。」只道「拐帶人命」四字，把王中嚇了一個冷戰。欲待上前去問，卻又苦於無因。只得傾耳細聽。那人拍手揚腳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說將起來：「這宗命案，是有兩個拐夫伙拐了一個女人。兩個拐夫，一個年紀大些，一個年紀輕些。到了河陽驛，那年紀大些的硬把那年紀輕些的勒死了，掛在一棵桑樹上，像是行客失意自縊模樣。誰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恰被鄉保撞見，拿住稟了那縣裡老爺。老爺驗屍，轟的人山人海來氣說那年輕些的拐夫和被拐女人本是姦情。」王中聽到這裡，心中更加起疑。便提壺酒兒來到桌前，說道：「我看這位老兄，通是豪爽。我敬一盅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敢討擾。」酒館中半酣的人，好的是朋友，大家就一齊讓坐。王中移坐在一張桌子上，又叫酒家添酒。再斟開時，王中笑著說道：「從來刁拐女人，多是年輕的。老兄先說那弔死的人，有多大歲數。」

那人伸了兩個指頭兒說：「不過二十內外。」王中道：「老兄沒聽的人是那裡人？」那人道：「俗個被拐的女人，像是黃河南，咱這邊那一縣的人。人多，擠的慌，也沒聽真。」王中道：

「屍場上，你沒見姦死人穿的是啥衣服。」那人道：「像是衣帽齊整。皂隸皮鞭打，誰能細看。」王中心中有事，此時便如坐針氈。又問道：「此是幾日事？」那人想了一想說：「我是十三路過河陽驛。是十三日了。」王中道：「我本該多奉幾杯兒，爭乃有一點小小緊事，失陪了。」眾人那裡肯放，定要回敬。王中不肯再留，說：「我是本城，理當敬客，焉有討擾之理。」那人方才問姓，王中道：「弟賤姓王。」又問：「住何處？」王中道：「我在東門外泰山廟後住。」那人道：「明日我奉拜。要說場子鼓兒詞，萬望老兄作個稗官主兒。」王中道：「在家等候就是。」王中作別回家，心中好生不安。又不敢把這凶信對主母說，只含糊說：「大相公有了河北信息。」王氏即叫王中上河北查訪。王中說：「明早便要起身。」王氏發給了盤費。

王中次早起來，去到前廳譚孝移靈前祝禱道：「小的在街上聽了一個信兒，料想老爺生前端方正直，沒有一點壞陰鷲的事，斷乎不至如此。但只是小的心下放不安穩，要往河陽驛打探這遭。大爺陰靈保護，只叫大相公及早回來罷。」這合家大小俱不曾知。走到馬房叫蔡湘備了頭口，牽出衙口，搭上行囊，出西門而去，剛剛出了西關，恰遇一家埋人，車上拉了一口薄皮館材，後邊跟著一個老婦人，聲聲哭道：「我那一去再不回來的兒呀！」王中心下好不掃興悶氣。只得把牲口打開，急超過去。

走了二三日，要在滎澤河口過黃河，偏偏大北風颳起，船不敢開，只得回到南關住下。喂上頭口，心中好不焦躁，鎖了住房門，對店家說：「我進城走走。」店家說：「不妨事。」王中進城，見街市光景，大讓祥符。將至縣衙門口，看見一個卦鋪，上寫「大六壬」三個字。王中識字不多，這三個字卻認的。

心下有出門遇埋人的事，最不興頭，直到鋪內，問個吉凶。那鋪內老人見了王中，便道：「請坐。」暖壺內斟了一杯茶送過來，問道：「相公是要起課，是要測字呢？課禮是一百大錢，測一個字是十文。」王中道：「央老先生測個字罷。」那人老拿過一支濃筆，一塊油粉牌兒，說道：「相公請寫。」王中接過筆來，寫了一個王字。那老人道：「相公是問什麼事？」王中道：「是尋人的。」老人細審了王中面色，說道：「大不好。王字上邊看，是一個乾字，下邊看，是一個土字。想是做下什麼有干係的事，如今就了土。中間看，是一個十字，橫看是個三字，只怕還應在這十三上。」這個十三的話，與王中酒館內聽的日期正相符合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忙問道：「我聽的信就是十三日，管是凶多吉少也不可。」老人道：「我的話是最靈的，所以滿城人呼我甘紫峰做甘半仙。你初進鋪內說央我測字，這有個央字，今日已日夕，這有個夕字，一個夕字加上央字，分明是個殃字。只恐現已遭殃。所以我據理直斷，說是大不好的消息。若不然者，我豈不會說好話奉承人麼？」王中本是尋人心急，又被黃河阻隔，測個字兒，不過想聽兩句好話，圖自己寬心，夜間好睡。誰料這老人說了就土遭殃凶兆，兼且又說是十三日，心內反又慌了七八分。又說道：「我再說一個字兒，煩老先生仔細測測，看有個解救沒有？」甘紫峰道：

「也罷。」王中道：「我識字不多，只會寫自己名子。」遂寫了一個中字。甘紫峰道：「你說一個字，這一個合起來是『不』字了，又寫一個『中』字，分明是『不中』二字。」王中心中悶悶，數了二十文錢，放在桌上，鬱鬱回店而去。自己說道：

「料定是寬心的話，反弄了些悶脹到心頭。或者大相公有幾分不妥，也未見得。」正是：

飽嘗奔走足風霾義？義僕忠臣共一懷；

非是屈原曾問卜，鄜州老杜兩草鞋。

王中過了一夜，次早風平浪靜過了黃河，又急行了一巴次早走了半日，見路旁一座木牌坊兒，路上行人念道：「韓文公故里」，北邊寫著：「西至河陽驛五里」。心下想道，不遠了。天色尚早，少不得遇人便要聽口氣打探消息。

又走了三四里，將近河陽驛，路北有個菜園，遠遠望著一個年幼的絞轆轆，一個老人在那裡澆菜。王中到了園口，下的牲口來，拴在一株老柳樹上，提著鞭子到了井邊，說道：「討口水吃，解解渴。」那老人道：「請坐。我去與相公燒碗茶兒罷。」王中道：「不消。只這水兒便使得。」老人取個碗來，在桶內取水，雙手捧與王中。王中強吃了兩口，說：「夠了。」

因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這一園子好菜蔬，可見是勤力人。」那老人道：「吃虧前日縣裡老爺檢驗了一遭屍，看的人多，都擠到園裡，把半畝好菜都踩了。相公你看，東邊一帶，都踐踏的成那個樣子。」這王中心里正為此事，恰好得了頭緒，便問道：「是什麼事麼？」那老人道：「是因拐帶弔死的。」因指園外一棵桑樹道：「就死在那棵樹上。」王中道：「是怎麼一個來由？那弔死人有多少歲數了？」那老人道：「是這南邊邵家莊邵三麻子，四十多歲，專一興販人口，開人窩子。那一日有個男人拐了一個女人，被他看見了，他本是那一道的人，便知道是拐帶，三言兩語盤問住，就哄到他家，圖賣這注子錢。他家還窩著兩個女人，連新來的共是三個。恰好人家趕的來了，蹤跡到邵家莊，得了信兒，同了河陽驛鄉約地保壯丁團長，二更天到他家搜人。他先把新來拐夫和女人隔牆遞出去逃跑。又領起他販的那兩個女人，也要翻牆逃走。誰知孽貫已滿，邵三麻子把腿跌壞。料事不脫，不知怎的半夜摸到這桑樹上吊死了。」

那個拐子到河陽驛西，也拿住了。前日官府驗屍，驚動了一驛的男女老少來看屍場審口供。我該造化低，把半畝菜菜踩壞了。」王中道：「這是幾日的事？」老人向年幼的道：「忘了是幾日了。」那年幼的說道：「我去與我丈母做生日，是十三了。」王中道：「這裡再沒人命事麼？」老人哈哈笑道：「人命事還擎住幾宗呢。」王中已知這事無乾。謝了擾，看天尚早，騎上牲口，復照舊路而回。心中又笑又惱又喜又悔，笑的是酒館遇的那人，略有些影兒，便謫的恁樣圓范；惱的是測字的卻敢口硬；喜的是三里無真信，此事與我家相公不相干；悔的是自己畢竟有些孟浪。但仍不知家主究上何處去了。依舊曉行夜宿，進了省城。此時譚紹聞已回家四天了。

王中到後衙口拴了牲口，進了樓院，方欲回復主母，院中卻無一人。只聽得前街喧嘩，王氏與趙大兒、樊婆，都在二門口聽吵嚷。

王中到了前院，趙大兒道：「你快出去，人家打大叔哩！」王中吃了一驚。連馬鞭子不曾放下，就出的大門。只見假李逵一手扯住譚紹聞袖子嚷道：「咱去衙門裡堂上講理！借銀不還，出外躲著，叫俺受祥興號楊相公的氣。」旁邊姚杏庵勸解不住。滿街人都圍著看。王中不知所以，跑上去抱住譚紹聞問道：「這是為的啥？要那一宗銀子？」譚紹聞幾曾受過這樣羅唆，不料過來的是王中，羞的無言可答。白興吾接道：「是借的賈大哥五百銀子。我是保人。」王中道：「你明明是朋謀伙騙。」這老賈雖說扯住譚紹聞，到底不敢過為放肆，況心中本無氣惱，不過是弄個沒趣，嚇的譚紹聞把銀子給的速些罷了。

忽見王中發話，知是譚宅家人，打了也沒甚事，伸手撮住衣領，劈臉便是一耳刮子，打得王中牙縫流血來。

這蕭牆街看的人，都發了火，吵將起來。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要銀子不妨，為甚打人！」緣王中是街坊器重的，所以人俱不平。老賈見不是路頭，話兒便柔弱上來。白興吾勸說道：

「有文約在你手裡，盡早少不了你的，為什麼動粗？」老賈趁著往東退走，還發話道：「是你畫的押不是？主子大了想白使銀子，叫俺替你頂缸受氣。」白興吾推著，只顧走只顧嚷的去訖。

譚紹聞羞羞慚慚，進了家中。這王中雖係僕人，自幼伺候譚孝移，俱是斯文往來體統事體，那曾經過這個摧折。走進前院，看見主人靈柩，不知慟從何來。爬到地下，才磕一個頭，還不曾說出話來，只見趙大兒從後院飛也似跑來，說道：「天爺呀，不好了！大孀子斷了氣兒了！」這一下子都慌了。王中也忘了受假李逵的打，一團兒到了後院裡。這正是：

賢媛只合匹佳兒，駕隊依依共羨奇；

一自檀郎歸匪類，教人懶誦好述詩。